

林语堂
幽默小品选

秀荣 郁林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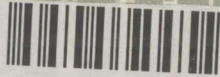


林語堂幽默小品選

我影堂所見幽默小品的選，來頗上留兩條淚痕，使覺得比較喜歡她相信她大概心腸不錯。對於哭這件事，成年人多半以爲難爲情，雖然中西略略不同。先就這中西不同講講。中國人常有君臣「對哭」，有請願團「跪哭」之事，爲西洋所無的。尤其甚於此，他們不肯出聲，也不肯叫你看見。英國教育最重「人格」(Character)，而所謂「人格」(Character)指勇敢、忍耐、動心忍性的工夫。英國人動起怒，先把自己關緊，一聲不響，即所謂 Character。小學生被大學生欺負，吃了幾記耳光，打了幾個嘴巴，不哼一聲，就叫人佩服。說這孩子是「有大家子弟的模樣」。這在英國話叫做「吃得起大風」(Can take a beating)。後來這用法，比方你對英國人說，某人能吃得苦，有毅力，英國人便說：「Oh, yes, he can take a time」(可以吃得起幾下拳頭)。這是很稱贊的話，是說他不遇事畏難而退，強鄰踢他，他也不叫人家爹爹。他們古者時代就是如此的。古代英文文學中的英雄，創傷要死，便是負傷逃到人跡不到的地靜靜死去，不肯叫人哀憐。中國人傳說老虎死時，不令人看見，就是這個意思。一直到現在，英皇臥房牆上所掛的禱文六句，一句便是：If I am called upon to suffer, let me be like a goodbread yeast that goes away to suffer in silence.

文妓說

嬰自珍平均論 (見定盦文集) 有一段說：



(黑) 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杨川庆

封面设计：姜 录

林语堂幽默小品选

Lin yu tang you mo xiao pin xuan

秀荣 郁林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府街10号)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5 14/16·插页 4 ·字数150,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82

ISBN 7-5317-0700-4/I·694 定价：4.40元

序

陈漱渝

幽默，是一种健康的笑。它惯常以近乎人情的轻松态度和含蓄诙谐的方式，揭露生活中的乖谬之处，给人以深邃、蕴藉的理性愉悦，使人在会心的微笑中领悟出某些人生的真谛。没有睿智的思想和对正义事业的自信，就没有正常的幽默。当前，审美单一化的桎梏已被挣脱，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多维”因素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因此，幽默的作品作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支白玫瑰，定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观赏者的青睐。

“幽默”这个英文美学名词 (humour)，是林语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首先译介到中国来的。鲁迅开始不大赞成这种译法，耽心读者会把幽默误解为“静默”、“幽静”的意思，但他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其它更为恰当的译法，所以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幽默却是古今相袭、中外皆然的。有人说，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在中国，历代文人作品中有不少富于幽默诙谐的机趣，民间文艺中包含的幽默成份则显然比文人作品更多。不过，近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成为中国文

艺主流的是直面人生、反抗挣扎的作品，奏出的主旋律是呐喊和战叫，跟西方文艺作品相比，幽默的情趣就自然显得十分缺乏。

跟最早译介了“幽默”这个名词术语一样，在中国现代最早提倡幽默文学的同样是林语堂。然而，林语堂的主张在二十年代应者寥寥；在三十年代虽然一度有风行一时、大走鸿运之概，但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之为跟“《论语》派”的论争。对于作为一种语言风格和文学表现手法的幽默，其实并没有任何人持反对态度。双方的分歧似乎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时代，大力提倡“冷静超远”的幽默，并把幽默与履行社会批评使命的讽刺对立起来，是否正确？是否合于时宜？二，低估幽默的艺术功能固然是一种偏颇，但把幽默提到人生观、社会观、文化观的高度，认为幽默是衡量一国文化程度的标志，是否走向了另一极端？

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鲁迅并不完全赞同。他反对对幽默的作用“过事张扬”。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致林语堂的信中，鲁迅明确指出当时所处的是一个失却了笑的时代：“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鲁迅尤其反对降低幽默的格调，让油滑、轻薄、猥亵也披上幽默的伪装麻醉读者。然而，如果根据鲁迅的只言片语断言他不爱幽默，那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鲁迅不仅译介过日本鹤见祐辅的《说幽默》，赞赏过萧伯纳、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支持过日本友人增田涉编译《世界幽默全集》，而且在鲁迅不同体裁的作品之中，也广泛渗透了作为一种特殊喜剧形式的幽默。将幽默与社会讽刺相结合，构成了鲁迅杂文的独特风格之一。当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一九三四年大塌其台的时候，鲁迅还仗义执言，反对把“一切罪恶，全归幽默”（《花边文学·小品文的生机》），指出骂幽默并不像洗

澡，可以借此使自己原不洁净的身体忽然变得干净起来。可见，鲁迅绝没对幽默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

对林语堂的幽默观需要具体分析，对于林语堂的幽默小品也需要做过细的分析。就这本选集所收诸篇来看，像《粘指民族》、《谈言论自由》、《论政治病》等都是把幽默和社会批判结合起来的上乘之作。林语堂说，他撰写《论幽默》一文，受到了英国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影响；而梅瑞狄斯的《喜剧的观念及其精神的效用》一文，就强调了喜剧应具有强大的社会改造功能。不过，这种具有社会批判力量的有深度的幽默之作，在林语堂的作品之林中并不多见。《冬至之晨杀人记》、《说避暑之益》等，所议虽无关宏旨，却也勾勒出了文人圈子和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情世态。《中国究有臭虫否》一文，单从论题来看近乎无聊，但实际上通过中国有否臭虫的辩论，反映了不同社会层面的不同文化心态。至于谈牙刷，论西装，说买鸟，说戒烟一类文章，至多只能成为文苑中的“小摆设”。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这类作品往往容易使读者把社会痛苦趣味化，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也许是考虑到这本选集的普及性质，编者没有收录林语堂另一类以“幽默”的形式公开嘲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但为了认识林语堂及其作品的全貌，指出这一点仍是必要的，否则林语堂就不会成为评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林语堂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确实深得英国随笔或散文的气韵，相当多的篇章达到了清新、闲适、超脱、温厚的境界，在艺术上可资借鉴。我对于林语堂的作品所知甚浅，以上所云绝非定评。在《论读书》一文中，林语堂说过：“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之所嗜好以强人。”又听说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东吴大学执教时，上课从不点名，悉听学生自由。希望阅读本书的读者，也对林语堂的作品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的态度。

林语堂晚年在台北有一句自以为得意的妙语：“演说要像迷你裙，愈短愈好。”遵循“幽默大师”的教诲，我这篇前言至此收束——虽然很多问题还未及说得深透。

目 录

1

序(陈漱渝)

第一辑 散文小品

3

文 妓 说

5

说避暑之益

9

粘指民族

11

我的戒烟

15

买 鸟

21

谈言论自由

26

春日游杭记

31

论政治病

34

我怎样买牙刷

39	有不为斋解
42	论读书
50	冬至之屠杀人记
54	作文六诀
61	论西装
65	论躺在床上
70	中国究有臭虫否
74	论看电影流泪
79	记性灵
83	关雎正义
85	论赤足之美
88	论孔子的幽默
93	论趣
96	论解嘲

98	闲话说东坡
101	杂谈奥国
106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109	论泥做的男人
112	失学解
116	笑话得很
119	看见碧姬芭杜的
	头发谈小品文
123	元稹的酸豆腐
127	说福祿特与中
	国迷
132	从碧姬芭杜说起
	谈萨尔忒
135	记身体总检查

138 谈 计 算 机

国 史 考 索 101

事 对 二 十 二 日 台 来 601

人 民 的 第 二 辑 幽 默 趣 语 1

稿 本 关 511

143 孔 道 学 说

145 人 生 哲 学

147 皈 依 自 然

149 论 读 书

153 论 教 育

154 论 宗 教

156 艺 术 与 人 生

160 做 文 与 做 人

164 哲 学 与 哲 学 家

166

170

175

食物与肚子

中国人与西方人

后记(秀荣 郁林)

——— 惜

——— 文

——— 小

——— 品

DICTIONA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其理又不，中平当不文邪）”。事固一莫不可其夫特三言
人而界半落委青。少限特前不出界等豫国中亦于民而特在
前说短，后自“人半善高”以思可候立像，内口前则率某微到一
附之“义”市费圣盗”为美已出。至半甜数人主前则带起，恐街
之古非前而前，答票如市费圣盗言本，越文之升庭故不。并附五
。出事联通于民

文 妓 说

龚自珍《平均》论（见《定盦文集》）有一段说：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食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玩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义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

是龚氏以“咿唔求爵禄”及“盗圣贤市仁义”之男子概与“鬻容”之女子同等。

刘向《说苑》也有一段“淫民”的话：

“（李克对魏文侯）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日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羔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淫民也。”

李克所举的淫民，也不过如妓女之无所事事，美衣足食，度日于笙歌欢乐中。并没有像龚氏“盗圣贤市仁义”者之丧坠人格，卖尽机巧智能，以求利禄；与妓女之卖身求利同。与龚说最近者有萧伯纳。他在 Three unpleasant Plays 序中有一句：

“像许多的律师，政客，教员，牧师，天天运用他们的技巧智能来出卖他们的良知，与这比起来，妓女之一天卖身

说避暑之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楼而住在人类所应住的房宅了。十个月前，当我搬进去住洋楼的分层时，我曾经郑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欢这种分租的洋楼的。那时我说我本性反对住这种楼房，这种楼房是预备给没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车不住在家里的夫妇住的，而且说，除非现代文明能够给人人一块宅地，让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肮脏痛快，那种文明不会被我重视。我说明所以搬去那所楼层的缘故，是因那房后面有一片荒园，有横倒的树干，有碧绿的池塘，看出去是枝叶扶疏，林鸟纵横，我的书窗之前，又是夏天绿叶成荫冬天子满枝。在上海找得到这样的野景，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发见，所以决心租定了。现在我们的房东，已将那块园地围起来，整理起来，那些野树已经栽植的有方圆规矩了，阵伍也渐渐整齐了，而且虽然尚未砌出来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总会来的。所以我又搬出。

现在我是住在一所人类所应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砾是非常快乐的，我宅中有许多青蛙蟾蜍，洋槐树上的夏蝉整天价的鸣着，而且前晚发见了一条小青蛇，使我猛觉我已成为归去来兮的高士了。我已发见了两种的蜘蛛，还想到城隍庙去买一只龟，放在园里，等着看龟观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这园中，观察物竞天